



当代纪实名家  
精品文库

贾宏图之卷

# 冰点的解冻

●大爆炸 ●大森林的回声 ●跨世纪人  
●解冻



四川人民出版社

●人格的力量

✓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 冰点的解冻

贾宏图/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周 颖  
封面设计:张 效  
技术设计:何 华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冰点的解冻**

贾宏图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本社发行部电话:6660527 6666009)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4 插页 5 字数 325 千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917-9/I·409 印数:1-12000

定价:17.50 元



## 不单单要“直面现实”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总序

文 怀 沙

握管面对稿笺，心头洋溢敬意。因为我在此刻——走笔行文之前，很想表扬一位远在14世纪中叶、并不知名、但确有眼光的文学编辑——朱右。正是这位朱右先生检阅了作手如林的唐、宋两代古文（散文）家，以他高明的鉴别力，从中推举最有代表性的“八先生”，并编选“八先生”的文章。这“八先生”就是被后世公认的“唐宋八大家”。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继承朱右观点的唐顺之和茅坤。特别是编成一百四十四卷《唐宋八大家文钞》的茅坤。这些人的功劳往往不被人知或罕为人知，所以愈加令人尊敬。

当我得知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在做好事，即将出版《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真使我高兴；命我作序，安敢辞？文库主编者出诸审慎，仅推出当代纪实名家十位。较之唐宋两代之八家，不可谓少。全书计三百万言，内容广及史海钩沉，社会热点，生态保护，人物造像等等……可算得上洋洋大观已乎哉！



怀沙老矣！比年自甘“述而不作”。细想起来却又与纪实家们小有缘份。今春以降，关于纪实文学的话题，我也曾在众人稠座中“述”过两回，一次是徐刚的《倾听大地》的座谈会，另一次是韩作荣的《城市与人》的研讨会。概而言之，窃以为凡来自真情实感者便具有动人心魄的“质”，倘益之以“文”采，必能产生美的震颤。一般而言，生活本身就是真实的。生老病死，能不真实吗？上班下班买菜做饭，能不真实吗？可是这只是作为一般意义而言，为什么呢？因为相形之下那标志着特定内涵的孩子们的哭与笑更真实一些；贫困山区田野老叟诉说的生活艰难要更真实一些。不知纪实家们以为然否？

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尽管生活中处处有真实，可是作为作家们笔下的真实有时却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这就需要追索，需要选择。或如历史，经过了岁月的沉淀更能见到真人真性情；或如现实生活，在离开喧嚣与城市的大漠、旷野、山沟里，由生存环境的艰难与负重所引发的忧患，更加值得我们去深刻认识和表现。

总之，“直面现实”很不容易。

我个人认为：纪实文学所“崇”者“实”，而“实感”必来自“真情”。但“实事求是”如落到实用主义的市侩手中，就会被歪曲得不成样子。这四个字也需要从另一侧补充，使之完善。我曾杜撰四字成语：“虚情索非”。前者为阳，后者为阴；前者在表，后者在里。如能洞察、探究虚情之奥秘，寻索其“非”之所以然，始可得“实是求是”之精髓所在乎？

岁月之更新有时使我这样的老人常有目不暇给之憾，因此我



爱翻阅纪实类作品，但既非真实亦非文学的时有所见，如同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却也一律包装着“名牌”的标号。纪实文学从文学的门类而言，可以称之为名牌，盖因其内容的真实且又有文学的氛围、情趣、意境及格调，便能和读者更为贴近、交流。纪实家中的高手往往由此一端出发，借着天、地、人的大舞台，或放纵笔墨，或精雕细刻，或娓娓而谈，与天与地与时间与人皆可推心置腹。做到这一点自然不容易，那才是大手笔。何来大手笔？我之愚见，善于读书是头等大事，纪实家们面对现实的纷繁、复杂，多读一些文学以及文学以外的书籍甚为必要，否则何来广博的胸怀呢？

读书不仅有益开拓视野，也有助我们驾驭语言。

记得1983年湖南打算整修岳阳楼，有关方面找丁玲写《新岳阳楼记》，俾与九百年前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古今争辉。策划者真是煞费苦心了。丁玲特为此事找我商量。要我出出主意，因为我对“厚古薄今”心有余悸。所以就劝丁玲鼓干劲、争上游。我说，范的原文只有344个字，稿费还不够吃一顿饭哩。范仲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儿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党员作家，理应后来居上。丁玲苦笑着说：“问题是超越那两句警句不容易。”我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说得好听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脱胎或点化诸葛亮所说的：“有难则以身先之；有乐则以身后之。”再可以推到战国时代的荀子所说：“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我们还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老子：“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近似的意，竟能在相因相承中溯源长达1000多年。采用语言，犹如



解释生活，因境遇而异，因时空而异，因主观情趣而异，因思想境界而异。归根到底，因作者的品质与文学素养而异。我曾有个公认博学的书呆子朋友，其实此公是个悲观的理性主义者。他经常以调侃、冷嘲或揭密的口吻，悄悄告诉我一些“千古文章一大抄”的新发现。其实，如何区别抄袭与点化，皓首穷经的某些学问家未必能搞清楚。

为了取得真知灼见，我们总是要走在泥泞的路上；

我们总是不能梦想着有人铺一条平坦的高速路直驶艺术殿堂。

或许这十位纪实名家自身以及他们笔下的人和事都说明了这一切。

这文库中严肃、认真而又斑斓多彩的纪实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应是我们这个时代于世纪交替前绘制出来的长卷之一。

一个永恒的纪实主题，也许是：人类要向何处去？

连日京都苦夏，昏昏然，今夜却有雨声敲打窗棂，率尔命笔，不暇辞饰，是为序。

1995年7月17日夜于北京



# 目 录

|                         |        |
|-------------------------|--------|
| <b>第一部 大爆炸</b> .....    | ( 1 )  |
| 我的眼泪洒在废墟上.....          | ( 1 )  |
| 第一章 烈火之中.....           | ( 4 )  |
| 第二章 病房内外.....           | ( 15 ) |
| 第三章 孩子死了,我接班.....       | ( 28 ) |
| 第四章 谢谢你,骨肉亲人!.....      | ( 35 ) |
| 第五章 死·爱·美.....          | ( 44 ) |
| 第六章 责任感·亲人情·肺腑言.....    | ( 51 ) |
| 不要忘记,是为了不再发生.....       | ( 56 ) |
| <br>                    |        |
| <b>第二部 大森林的回声</b> ..... | ( 62 ) |
| 风雪兴安岭.....              | ( 62 ) |
| “求真务实”总体战.....          | ( 72 ) |
| 危困林区的豪华车队.....          | ( 79 ) |
| 鹿鸣酒楼风波.....             | ( 84 ) |
| “假体优”之谜.....            | ( 91 ) |





|   |        |
|---|--------|
| 摇钱树 伊春栽   | ( 96 ) |
| 小楼夜话  | (106)  |
| 登高望远  | (110)  |
| <b>第三部 人格的力量</b>  | (116)  |
| 第一章 血色的清晨   | (116)  |
| 第二章 圣火  | (130)  |
| 第三章 形象  | (149)  |
| 尾声：金色的曙光  | (158)  |
| <b>第四部 跨世纪人</b>   | (161)  |
| 一、一片古老沉寂的火山群体，又“轰然爆发”，只因<br>为来了一个“李向南”                            | (164)  |
| 二、那片因着大火而闻名于世的大森林里，一个由抬<br>大木头的知识青年成长为地委书记的年轻人说，<br>我们这一代不是乘凉而是栽树 | (197)  |
| 三、大山深处的边陲小城，成为中国第二个天天升起<br>国旗的地方，北京来的“少年市长”领着人们走<br>向太平洋，走向 21 世纪 | (234)  |
| <b>第五部 解冻</b>   | (266)  |
| 举世瞩目的时刻   | (266)  |
| 第一章 黑河：与邻邦鸡犬相闻的城市   | (271)  |
| 第二章 绥芬河：繁忙的口岸   | (333)  |
| 第三章 哈尔滨：“东方莫斯科”   | (376)  |
| 尾声：黑龙江流向大海  | (433)  |



# 大 爆 炸

## 我的眼泪洒在废墟上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16 日电：3 月 15 日凌晨 2 时 39 分，哈尔滨亚麻厂三个车间发生一起重大爆炸事故，人员伤亡严重，厂房、设备遭到破坏……

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撕碎了哈尔滨宁静的春夜。蘑菇状烟云托着巨大的火球在亚麻厂腾空而起。顷刻间梳麻、前纺、准备三个车间的 13000 平方米厂房，变成一片被浓烟烈火包围的废墟。

爆炸是从贯穿这三个车间的 1570 平方米的粉尘通道开始的。含有亚麻纤维粉尘微粒的空气突然燃烧爆炸膨胀，产生原子弹爆发般的冲力，一尺厚的水泥盖被击碎、拱起，手指般粗的钢筋和水泥浇铸的墙壁被炸得变形倒塌，十几吨重的机器被抛向空中，强大的气浪把锯齿型房盖的玻璃冲成碎渣，连同窗框飞到百米之外。从地下冲出的火球，在车间腾飞、滚动，把一切可燃物质点着，顷



刻之间，使正上夜班的 477 名工人陷入一片火海。

报警电话打到消防队！打到救护站！打到省、市领导同志的家中！于是，一场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指挥的，有几万人参加的灭火抢险救人的战斗打响了。年轻的消防队员边穿衣服边跑上已经起动的红色消防车，救护站长睡眠惺松地向着对讲机呼喊：“各站救护车全部出动！”驻军的指战员穿着单薄的军衣，冒着春夜的寒风向火场飞跑。

当我和新闻界的同志们赶到亚麻厂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场景。昔日被绿树花丛环抱的厂区成了一片残垣断壁，已经熄灭的大火化成白色的雾气，在这片死气沉沉的废墟上弥漫。东倒西歪的机器残骸上挂着冰凌，闪着冷冰冰的光，上面还飘拂着未烧尽的麻丝。断裂的水管哗哗流淌，伴着厂门外呼唤亲人的撕心裂肺的哭喊……

我的心碎了，这是哈尔滨亚麻厂吗？这是亚洲最大的，被称为中国纺织工业明珠的哈尔滨亚麻厂吗？

哈尔滨亚麻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从 1952 年 10 月投产 30 年来，共创造产值 17 亿余元，为国家上缴利税 3 亿元，创汇总额达 14.5 亿美元。她对哈尔滨地方经济更是举足轻重，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而出口创汇占全市的 30% 还多。改革、开放更给这个企业带来生机，去年全厂实现利润 2997 万，出口创汇 1890 万美元。在今年 1 月的冰雪节上，作为一个企业，他们在全国纺织行业第一个举办国际交易会，三天成交 500 多万美元，亚麻厂的产口畅销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个哈尔滨人都把亚麻厂视为自己的骄傲。我曾多少次领着全国新闻界的朋友来这里参观采访，临走时总要帮他们挑选一块色彩淡雅的亚麻细布，那是闻名遐迩的国家金牌产品。



我的眼泪洒在大爆炸的废墟上。我在呼唤，亚麻厂的姐妹，你们在哪里呀？我曾看着你们在织机旁穿梭般地奔忙，灵巧的双手的每一个动作都像迷人的舞姿；我曾听过你们在工人体育馆的大合唱，深情豪迈的歌声唱出纺织女工美好的心灵。今天，在这片废墟上，在这几十个儿女献身的火场上，你们还能再唱一曲壮歌吗？

40天后，我又来到了亚麻厂，为了完成《当代》编辑部交给我采写这篇报告文学的使命。一切似乎都已经过去了，春天没有忘记这片烧焦的土地。

爆炸的废墟上，清理现场的推土机已推走了可怖的遗迹，被消防车压过的草地上泛起一片新绿，被烈火烤焦了树皮的老榆树也抽出绿枝，新搭起的脚手架上，红旗在春风中呼啦啦地飘动，好象在招呼昼夜伏案的设计师们快拿出新厂房的图纸。

简易的车间里，新迁移来的还带着烈火咬过的疤痕的梳麻机、纺麻机又唱起节奏明快的进行曲，机头上金黄色的亚麻细纱像瀑布般喷泄。生产科报表上的数字令我吃惊：第一季度全厂产值竟超过去年同期3.03%，上缴利税一分不少，出口产品质量标准一点不差。

工厂门口，下夜班的成群女工嬉笑着从我身边走过，黑色的弹力紧身裤更显出她们修长优美的身段，披肩的长发上闪耀着淋浴的露珠。

宿舍楼前，从迎亲的轿车里走下穿白色纱裙戴花环的新娘，昨天她还站在织机前，那个和她并肩而行的穿咖啡色西装的小伙儿是她的保全工。

厂医院里，随着“哇哇”的哭声，又一个亚麻世家的子孙降生了，奶奶摸着那女娃胖乎乎的小手说：“看这孩子的手真细，长



大了一定是个好纺纱工!”

宇宙在运行，地球在转动，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中，什么样的灾难总会过去，新的生命在降生。那场灾难已经过去，当生活翻开新的一页时，我在他们之间询访着，笔墨含着泪水，我急切地写下这篇可歌可泣，可思可叹的历史纪录。

## 第一章 烈火之中

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了厂区附近的职工，仅十几分钟的功夫，就有 439 名职工赶到现场，其中有 151 名共产党员，143 名干部。全市 9 个中队的 293 名消防队员和驻军 520 名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灭火、救人。在这次事故中 57 人死亡，178 人烧伤，242 人安全脱险。

——摘自亚麻厂的报告

### 火中的金凤凰

爆炸的一瞬间，她——28 岁的细纱车间湿纺工段长陈丽艳正在车间巡视。随着炸雷般的巨响，一个大火球从排尘通道喷出，一股热辣辣的气浪把她击倒，接着车间里一片黑暗。“啊……”女工们疯狂地哭喊！

她艰难地站起来，用全身的力气呼喊：“大家不要乱，快跟我来！”顺着喊声，工人们呼拉一下围过来，几个女孩子拉住她的手，扯住她的衣服。这时，烈火从隔壁的车间窜了进来，浓烟使他们看不清眼前的路。“快探路，我们冲出去！”她呼叫着各个班长的名字，指挥他们寻找出口。“快，咱们一个人拉着一个人的手！”50 多个人互相搀扶着，新工人在前，老工人在后；群众在前，党员



在后，排成长长的队伍。他们的生命都和自己的工段长连在一起了。

“快，这里有路！”青年推纱工王世明在喊。陈丽艳拉着大家冒着浓烟大火，踏着灼热的废墟冲过去，顺着倒塌的房架，他们爬上了一个削掉屋顶的平台。50多个人紧紧簇拥着她，身后烈焰腾腾，前面距地面还有四五米高。有人出主意把围裙接起来，一试经不住人。陈丽艳十分镇静地喊道：“不要往下跳！”于是，他们在房顶上一齐呼喊。消防队员闻讯赶来了，递上了几把梯子，她扶着大家一个个走下去。最后只剩下她和王世明了。这个平日不多言语的工人，硬是让女工长先下。当他们俩前后顺着梯子滚落下来时，“轰”地一声，背后的房屋塌落了，50多个工人幸免于难。陈丽艳爬起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呼喊着，寻找着自己工段的工人。天亮了，她听到丈夫在人群中焦急地呼喊着她的名字，她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别哭了，你不没受伤吗？”

“还有几个人没找到呢……”

在清理爆炸废墟的现场上，我见到了陈丽艳，她结实健壮得像个农村姑娘，这大概是四年知识青年生活锻炼的结果。“其实那天，我也很害怕，到现在我还天天晚上做恶梦。可当时我想，自己是工长，又是党员，有一种责任感，一定要把大家带出来。那天大家纪律真好，都听指挥，谁也不乱跑。还有王世明他们几个男工立了大功，给大家找到条路，否则我们全完了，你也采访不到我了。”说着，她严肃的面孔上掠过一丝微笑。

有这样一位党的基层干部，在烈火中显示了高尚的品格，他



就是细纱车间丁班党支部书记张振学。

爆炸的气浪把正在二号煮纱锅旁干活的老张打了个趔趄。一个刚入厂的女徒工也被冲倒，张振学站起来，一把扶起正在哭叫的女工：“有我在，你们别怕！”借着火光，张振学扯着几个女工向侧门转移。这时有个女工突然喊道：“张师傅，你姑娘秀丽还在车间，快去找她！”张振学很清醒，刚才，他看见女儿在离他十几米的地方干活，爆炸后，他几步就可以跑过去把女儿救出来。可现在，他不能只为她一个人。“不，快把你们送出去！”女工们脱险了。张振学又转身向车间跑去，在炸得乱石横飞的通道上，他看到前纺车间两个衣服烧光的女孩子正在哭喊，他一手拉着一个，领着他们跑了出来，让人背上了救护车。他又第三次返回浓烟弥漫的车间。他听到预制板下有人在呼救，他抓住伸出的手，使劲地拉，可碎石压住了脚。老张拚命扒开坚硬的水泥板，跪着把她背出车间，跑出火海。

天亮了，有人告诉他，女儿秀丽伤很重，已经送进医院了。满脸烟尘的张振学却顾不上自己的亲骨肉，还在到处找车间的人，他记得这一天签到的是164人，现在还缺几个。他心急如焚。

一直到下午，张振学才赶到医院看女儿。小丽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都缠着白纱布，她烧伤面积49%，头肿得像水葫芦那么大，眼睛只剩下一条缝，看见爸爸她委屈地哭了。

“爸爸，你怎么不管我！”

“孩子，爸爸是党支部书记……爸爸对不起你！”张振学也哭了。

在我采访张振学的那天，他又掉了泪。他说，那天上班的164人中，有5人没有救出来。“作为党的基层干部，就是要关心爱护每一个职工，我没有保护好他们，是很大的失职啊！那五个人都



是好工人，都是骨干，有两个人已经结婚，扔下了两个孩子。另外三个才是十八九岁的孩子，正年轻，~~太可惜了……~~”他说不下去了。

### 他漫不经心地说

爆炸时，许世斌正和八名装卸工在离厂房九十多米的铁路专用线上卸煤。开始，他们以为是仓库里的化工原料爆炸，可跑近一看，车间里烈焰熊熊，浓烟滚滚。“不能让火势蔓延了，否则化工库有危险！”许世斌把九个人分成两伙，一伙人保护化工库，他和张兴国向火最旺的细纱车间跑去。

大火封住了细纱车间的出口，车间里一片哭喊声。许世斌跳上窗台，一脚踹开车间的窗户，把里面的人一个接一个拽出来。紧接着，他跳进窗户，冒着浓烟，打着手电向细纱通前纺车间的过道跑去，这里 20 多个女工在浓烟里急得团团转，迷失了方向。“快，跟我走！”他把这伙人领到窗前，帮她们一个个跳出去。这时火势越烧越大，烤得他寸步难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又向里面冲去。在一个被炸塌的坑里，一个头发烧焦，血肉模糊的女工在爬着，另一个吓得呆呆地坐着，许世斌背一个拉一个，跑了出来。这时，他看到几个搬运工正架着梯子从屋顶上接人，由于木梯不够长，一些女工争着要往下跳。他边阻止边和同志们把梯子扛在肩膀上，房上的职工一个接一个地安全撤了下来。

33 岁的搬运工许世斌和我谈起以上这些情况时是漫不经心的。“其实也没什么，谁能见死不救呢？那还有人味儿吗？”

“听说，你们搬运工只知道挣大钱？”我这样问他。

“这话不假，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想挣钱。钱不咬手，谁不想多挣！”他并不在意，“我是下乡回来的，开始干机修工，每月 38





元6角，后来又挣到70多块钱。岁数大了，要结婚成家。成了家，有了孩子，物价又总往上长，这点钱怎么够，是我自己要求当装卸工的。每天扛、搬、抬，虽然累一点，每月能挣150多块，改革这两年搞计件，能挣到240多块。出苦力挣大钱，下了班和兄弟们喝点酒，回家倒头就睡，心里也挺舒坦。”

“~~雪~~你没想到冲进去很危险吗？”我又问。

“看到工厂烧成这个样子急眼了，哪顾上考虑自己。从我们记事儿时起就知道，爸爸在亚麻厂挣钱养活我们，没有厂子就没有我们。对厂子感情还真挺深。那天，看着厂子烧成那个样子，我们这帮哥们儿全哭了，没有一个不往上冲的。说实在的，就是真烧死了，我也不后悔！”

### 他曾被学校除名

落纬工王勇，一米八的大个儿，可才17岁，长着张娃娃脸，细眉细眼的样子。回答我的问题时总是低着头，搓自己的手。

“那天我半夜12点下夜班，洗完澡回家，没饭了，妈给我三元钱，我到工厂门口的小食店吃饭，买了一瓶啤酒还没喝，一声闷雷把小店门震开了，我看到一个大火球往天上翻，不好，地震了！我拔腿就往工厂跑，到跟前才知道是着火了。唉呀，里面还有好几百人上夜班呢，这回可要命了。这时门前围了一些人，大家吵吵嚷嚷不知怎么办好。我一咬牙冲了进去，烟熏火烤的，睁不开眼睛。跑到准备和细纱车间交接处，我看见两个女工抱在一起倚卧在墙根上哭。我背起一个就往外跑，后来又跑进一个人背起了另一个，我俩一口气把她们送上救护车。这时门口一个老大娘又哭又喊：‘我姑娘在里面啊！’我把上衣一脱，递给她：‘大娘你等着！’便又一个箭步冲进梳麻车间。这时大火烧得噼噼啪啪